

水落石出

Maurice Maeterlinck

商務印書館

出河清山

譯編 城石王 著原 林特梅

K2

水 落 石 出

梅 特 林 原 著
王 石 城 編 譯

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

水落石出曲 王石城詞 劉式昕曲

Andantino Condolore

瘋狂的日本

強盜 佔 我們的 點 點

p 父親 被 炸 死 兄弟 姊妹 不 見 人

過去 的 思 想 休 再 提 抗 戰 建 國 是

今天的責任 只有大家團結一致 才能發 報先導

恨 我愛我的 國家民

族 也愛 我的青春 如果兩者

不能兼顧 我請把() 讓

水落石出

本事

幕前

抗戰第四年，接近前方的某大城市中，有紳士張某。爲了自私自利地保全身家財產，萬一敵人打來，就出面組織維持會。他的女兒張桂芳，是個嬌生慣養的女子，現在熱戀着努力抗建工作的青年洪天民。他們的認識是由吳亞男介紹的。亞男是桂芳的乾姐，自父親炸死家鄉淪陷以後，即與天民同在前方工作，相親相愛。嗣因身體有病，養病在張家，天民也到這城裏。

第一幕

張某當漢奸的消息被天民和亞男知道了，他們就預備暗殺他！一個月光慘淡的晚上，天民在張家花園裏，把張某殺掉了！目睹此事的只有亞男一人。桂芳悲憤萬狀，誓爲父親報仇，乃請警察局長楊德泰爲之偵察。楊是張某的老友，對這案子非常熱心，定弄個水落石出。不過亞男只將案情經過語楊，並未提出兇手的姓名。天民欲將此事向桂芳供認，亞男力阻之，原因

是不給桂芳新的刺激，免生意外，並勸天民承認無意誤殺，天民答應了。

第二幕

第二天早晨，亞男在桂芳的要求之下，先將實話講出，可是天民却遵亞男勸告以語桂芳，兩人所說顯然不同。這弄得桂芳無所適從，不知聽誰的話好。不過殺死她父親的，是天民已毫無問題。桂芳初欲殺天民，終於在愛情的支配下屈服了。他竟認為亞男有意播弄是非，乃把着天民對亞男說：「我喊你來看看『這愛情的偉大，這偉大的愛情』啊」。

第三幕

亞男見桂芳奪取了她的愛，乃恨桂芳，更恨天民，決將暗殺真情告訴楊局長，誓為乾爹「復仇」！桂芳再三哀求，她也不理。值此重要關頭，忽然警報聲起，接着敵機慘炸！這種血的教訓，使亞男回憶起父親的慘死，考慮抗建工作的重要，覺得應該原諒桂芳，不能犧牲天民。所以當楊局長把天民逮捕到案請她作證時，她却予以否認，瘋狂般地奔往花園自殺！在傷痛中勇敢地承認暗殺張某的是她自己！並高聲喊出：「我殺死一個大漢奸」！大家在驚駭之餘，渴望醫生的來臨。這案子就這樣的水落石出了。

吳亞男這種犧牲的精神，指示了青年男女對「抗建與戀愛」一條正確的道路。

第一幕

時：抗戰第四年。

地：接近前方的某大城市。

人：張桂芳：嬌生慣養的女子，年二十二。

吳亞男：桂芳的乾姐，二十四歲。

洪天民：亞男過去的愛人，現在熱愛着桂芳，二十五歲。

楊德泰：警察局長，桂芳父親的老朋友，年四十五歲。

高 貴：張家的僕人，三十一歲。

張宅：寬敞的客廳，陳設得很舒適。

屋中間偏右面有窗子，向花園開着。左邊的牆壁向前凸出；前面置一長方桌，桌子兩旁各放着一張椅子，桌子上陳列着裝飾品；牆壁凸出的後面是一道走廊，直通花園。

左邊有一圓門通着前廳，由那裏可以從前廳走出外面，兩扇門很少關上。另外一道門在右手，通着臥室，門面油漆半新，絳紫的顏色猶光彩奪目；不但這扇門經常地關着，門前尚有深紫色的帷幔垂着，桂芳的臥室就在裏面，閒人不能隨便進去的。在這右手的牆壁上掛着四軸

字畫：字畫的前面，屋子的中央放着一張圓桌，兩張小沙發分置在兩旁；香煙罐，火柴擦等物亂雜地立在圓桌上。左門前鋪着一張舒適的長沙發。

戰爭使張家花園荒蕪得多了，但從窗口仍可看出花園裏花草樹木在生長着。

一天晚上，月亮已從東山爬出；淡淡的月光側射着這個荒蕪的花園，使人感覺有一種說不出的淒涼情景。

開幕的時候，亞男着藍色旗袍，爲了紀念乾爹，臂上也繫一道黑色布條。這幾天，乾爹之死和桂芳之病，把他忙得疲倦極了！本來身體就不很健康，經這幾天的忙碌，操心，更使她憔悴起來。今晚，桂芳安睡了，乾爹的靈柩也在早晨安葬了。所以她才清閒一點；手裏拿着一本書躺在沙發上，沒精打彩地邊翻邊看，態度很嫻靜。

高貴是個粗魯忠實的僕人，年三十一，恭恭敬敬地從左門上。

高 吳小姐，警察局的楊局長又來拜望您了！請呢？還是……

吳 馬上請到這兒來！

高 是，小姐。（鞠躬下）

（吳亞男將書放在圓桌上，整理桌上的東西。）

（楊局長是桂芳父親的老朋友，北伐時代他們一起在軍隊裏幹過，現在任警察局長。公餘之暇，就到張家來話古論今，身着制服，留兩撇鬚鬚，年已四十五歲。很愉快地走進來報告關

於暗殺案件偵查的好消息。）

楊（愉快地）哦！亞男，你在這兒？

吳 楊伯伯，您請坐！高貴，倒茶！

楊（四面看了一下）桂芳呢？不在家嗎？我特為來看她的。

吳 桂芳在裏面睡覺，這幾天沒有好好兒睡過，今天差不多睡了有好幾點鐘了，還沒有醒呢！

哦！楊伯伯，您請坐啊！

（楊坐在沙發上，高貴捧茶置於圓桌上，亞男拿煙，高貴點火。慢慢下。）

楊 在過去的四天以內，我仔細地審問過所有的嫌疑犯，詳細地考量過種種事實；並且盡力地在找尋新證據，新線索；我相信離破案總不遠了。我們只要忍耐一些時候，那個兇手萬不會就這樣無影無蹤的。（愉快而驕傲地說）我也不必對你說大話，以前我經手的案子，比這複雜得多的，也都被我破案了。（深深地吸了一口煙）

吳 楊伯伯辦事有經驗，在這兒誰不知道呢；乾爹在世的時候常談起您能幹哪。

楊 你乾爹和我自小兒相好，我們同學同事多年了，從來沒有反過臉。記得在北伐時代，我和你乾爹一塊兒幹軍隊的時候，那真痛快。當革命軍打到龍潭，有一仗我們危險極了！要不是他帶了一營人衝上來，怕我的骨頭早就化成灰了，（很感傷的樣子）那兒還有命替他偵查案件呢！

吳 這事，乾爹在世的時候也曾和我們談過。

楊 唉！想不到那樣的好人會這樣的慘死！不要說他的女兒桂芳心裏悲痛，就是我這老朋友也很難過！（幾乎要流出淚來）

吳 的確，桂芳太傷心了！成天的哭泣！

楊 那不可過於悲傷，你要勸勸她才好，大夫來看過了嗎？

吳 大夫來過了，勸她自己保重，不要着急，不要再哭了。昨天晚上她又發燒，一夜沒有睡，亂喊亂叫；今天早上乾爹的靈柩安了葬，她才安靜一點：下午我服侍她睡了，一直到現在沒有醒呢。

楊 這幾天她說些什麼？

吳 她說，一定要替父親報仇，一定要把那個兇手找到了，也殺掉了，她才甘心。

楊 她能不能達到這個目的，全靠你了；我的唯一的希望也在你的身上。

吳 （轉頭沉思）呵呀！我所知道的，不都告訴楊伯伯了嗎？除去那些我實在不曉得什麼了。楊 你所說的還是了不得的不得了啦。不過我再問你一次，你現在還以為這個案子，是預謀暗殺嗎？

吳 我始終相信；這是預謀暗殺案，絕不會出於什麼自衛或有誤會的。

楊 唔！這話你倒不止說過一次了。可是你最初的印象，好像不敢確定似的；你不是也說過或

者……也許是你乾爹先開的槍嗎？

吳 起初我嚇昏了，完全不知道說些什麼。（站起來）楊伯伯，您想，像我這樣的女子，那兒見過那裡恐怖，那種驚嚇呢？死神忽然降臨，活活的乾爹就倒在地下死了，倒在我的腳下死了！鮮紅的血多麼可怕呀！那個時候，我嚇得魂不附體，頭昏眼花，所以說了些昏糊的話。現在平心靜氣地回想當晚的情形，完全不是那樣。因此，我最初說的不能算數。（轉身低頭欲哭）

楊 那我明白我的好孩子，所以我並不堅持你最初所說的話。現在案子發生已四五天了，你的精神也恢復了常態，我很希望你再給我一個更詳細，更正確的報告，好叫我……唉！你別又要哭啊，請你別怪我！（走到亞男跟前）我不是故意要把舊傷痕重新抓破，使你難過；（亞男邊擦眼淚，邊走向方桌前。）可是爲了解決這個案子，我非把各方面弄得清清楚楚不可。（一步一步地從沙發前面走近亞男）你爲了桂芳的友誼，爲了乾爹的慈愛，無論如何這點犧牲是應該的。你是我們的見證人，請您把這案情的經過，再回想一下，檢討一下，不要忽略任何細微的事實。（回身至沙發前）因爲你知道，常常在表面上不關緊要，一轉眼的工夫，會變成最重要的關鍵的。

吳 （稍停，向前）楊伯伯，除了我告訴你的以外，什麼也沒有了。你是知道的，禮拜五的早晨和前一天的晚上，乾爹收到兩封恐嚇信，信上說：『你要主張對敵人妥協，不參加抗戰，就留心你的生命！』

楊（驚問）恐嚇信嗎？是從那兒來的？

吳 誰知道啊！乾爹接到恐嚇信以後，就非常小心，成天把手槍放在身邊。說：『我在軍隊裏幹了那麼久，經過多少次危險，我都不怕，現在還怕這種恐嚇信嗎？好，等着瞧吧！』桂芳勸他暫時避一避，他也不聽。

楊 真的，要是他到我們那裏去住些時候，避避風頭，不是就沒有事了嗎？不管這個兇手怎樣利害，總不敢到警察局裏來送死吧！他的性情真是倔強，一生一世就吃了這個虧。哦，就在禮拜五的晚上，那個兇手來暗殺的嗎？

吳 是的，那天晚飯後，桂芳出去了，我和她的父親——我的乾爹到花園去散步，（且說且表演）我們剛要走到槐樹底下，月亮不見了！在黑黝黝的樹林裏，彷彿聽到腳步的聲音，接着聽見樹葉兒的響聲，忽然一隻野鳥好像受了驚，吱的一聲從樹上飛了。那時候，乾爹掏出手槍，低聲地對我說：『亞男，你別動，這小子送死來了，他算逃不了啦！』一轉眼的工夫，乾爹就跑到樹林陰深深的地方，瞧着瞧着不見了……過了幾秒鐘，我聽見槍聲一響，接着兩響，最後連續不斷地又是三響；一共六下。緊跟着聽到乾爹痛苦的呼聲，我趕快回發聲的地方跑過去，這時浮雲恰巧散開，把遮蔽的月亮吐了出來，月光滿照着花園。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乾爹倒在地上，離他不遠，有一個男子站着，背向着圍牆，手裏的槍口，還正在冒煙呢。

楊（很注意地聽）那以後怎麼樣？

吳 以後，以後浮雲又遮住月亮，樹林底下完全看不見，那個兇子就趁着這個機會逃走了。……怎樣逃的，向那個方向，我全不知道了。

楊 他是那一類的人呢？

吳 很不好形容，大概……

楊 你從來沒有見過的人，是麼？

吳 是的，從來沒有看見過他。

楊 一個年青的人？

吳 是的。

楊 大約他的社會地位，你可以猜得出嗎？比方說，窮人？富？賣苦力的？還是個商人？

吳 他好像是個智識份子。

楊 他的皮膚是黑的，還是白的？剃的光頭，還是留的長髮？……

吳 現在叫我正確地描寫他，我倒描寫不出來；不過，他要是站在許多人當中，我一定可以認識他的。

楊 （轉話說）好好，我們暫且不談這個。（坐下）依你的意思，是誰先開的槍呢？

吳 （肯定地）當然是兇手。（倚在長沙發的旁邊。）

楊 （追問）你爲什麼這樣想？

吳 一定不會錯的，當然是他先開的槍。

楊 「當然」？這一點很重要，我們必須把他弄得清清楚楚，不能太武斷。我們得仔細地再研究一下，……我問你，那六槍的聲音大小，是不是一樣？你還記得嗎？

吳 （沉思，不敢決定地）是的，一樣，或者稍微有點不同，……噢，差不多一樣。

楊 （微笑）我明白，對於殺人武器這一道，你們小姐多半是外行。我可以簡單地對你說一點，給你作個參考。你乾爹的手鎗，經我查看以後，發現是一枝新式左輪，子彈打出來一定很響的。兇手所用的鎗，根據檢起來的子彈殼判斷，不過是一枝小號波浪筒，打出來的聲音一定要輕的多。我們如果能曉得第一鎗的鎗聲是大還是小，那……

吳 啊！當真的，我想起來了！頭一鎗的聲音是很輕的，隨着有二聲高的，後來又有兩聲低的。

楊 （高興站起）哈哈！果然不出我所料。這一定是兇手先開鎗的，然後你乾爹追擊了三下，兇手見頭一鎗沒有打中，於是又打了兩鎗，算是成功了。無疑的，這是預謀暗殺，先在花園裏埋伏好，等着機會來動手的。（沉思片刻）這是一件犯罪的兇殺案件。我們要趕快緝拿兇手歸案才對，好，讓我來對付這個兇手吧！

吳 楊伯伯，您打算怎麼對付他呢？

楊 你放心好了，我自自辦法，我們姑且再回到事實方面來談——（坐在長沙發上問）你方才說，你乾爹倒在地上的？

吳 是的，斜倒在一條小路上，我跑過去，他正要斷氣，我一面低着身子舉起他的頭；一面高聲喊：『救命啊！救命啊！』好一會兒才有園丁和當差的跑來。……

楊 你乾爹沒說一句話麼？

吳 一個字也沒有講。……他們把乾爹抬到房裏，放在床上，沒有一刻工夫就死了！（哭泣）那顆子彈打穿了脖子，一直攢到骨髓裏面！楊伯伯，他死得好慘呀！（轉身至沙發背後，低頭流淚！）

楊 （着他的背影，也很悲痛，慢慢走到他的背後，帶安慰地）不要難過！……你以為兇手不
只一個嗎？

吳 當時月光不亮，我看得不大清楚，我的印象，好像有幾個人往四面逃跑。

楊 花園的大門是關着的嗎？

吳 周圍的牆很矮，容易爬過來的。

楊 你乾爹在沒有接到恐嚇信以前，他知道有人要謀害他嗎？

吳 自從上一個月以來，他就知道有人要謀害他了，所以他便處處小心，刻刻防備，不輕易出門，也不見生客。可是他從來沒有提起一個「怕」字。

楊 （沉思）這件事情，他怎麼不跟我提起呢？難道還有什麼值得隱瞞的嗎？（坐下）

吳 （追上）說起來也很奇怪，最近他常常一個人在那裏寫這樣，寫那樣，有時忙到夜裏兩點

鐘還不睡覺。並且常有不三不四的人來找他，那些人是我們不常見的；可是乾爹跟他們一談就是幾個鐘頭，似乎很祕密的樣子。

楊（忽然站起）哦！你可把我提醒了，怪不得我有一天到這兒來，他正跟幾個人輕輕巧巧地談心，看見我來了，他們忽然散了，態度非常慌張。我當時也很懷疑，就問你乾爹，這是怎麼回事？他說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。後來我也沒有追問。（坐在左邊沙發上）現在想一想，倒叫我有點……

吳 再說，近來他的神經似乎有點失常，往往疑神見鬼的，一天下午，我和他坐在這兒談天，桂芳也在這兒。他忽然站起來，瞪着眼睛說：『院子裏有人，你們聽！』他馬上要跑出去，我們好容易才攔住他。楊伯伯是知道的，他的脾氣夠壞的了。

楊 他的性情確是太暴躁，凡有拂意的事，無論大小，總是動肝火！並且不聽別人的勸解。

吳（向長沙發背後走）他的話向來就是法律，一回也不能更改的。

楊 近來我一再勸告他，別拿出來日本留學生的架子，主張什麼中國的敵人不是日本，而是其他帝國主義，高談中日合作，振興黃種，這些陳腐的老調，實在很反動！打了幾年的仗。婦人孺子都覺悟了，只有他還是那樣頑固。

吳 他這些話對我們說過很多次，桂芳起先受他的影響很大，不過現在也慢慢覺悟了。

楊 青年人對抗戰的熱忱很高，這是不消說的。

吳 當我在前方工作的時候，不知看見多少青年犧牲了，可是他們犧牲的代價是偉大的。

楊 幾年來的抗戰，我們已奠定了勝利的基礎，只要國內始終精誠團結，上下一心，度過當前的難關，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有把握的。可是你的乾爹就沒有這種信心。

吳 楊伯伯，現在也不必談這些了，這案子怎麼辦呢？

楊 怎麼辦？（稍停）要是他真的和敵人有什麼勾結，那個兇手又是爲了這一點來暗殺的話，他死了也沒有什麼可惜！

吳 （興奮地）沒有什麼可惜？是不是讓……

楊 （急阻）你別急，等我說完啦。不過，以我們老朋友的關係，我不能不弄個水落石出。根據各方面的材料，這個兇手一定是個勇敢的革命青年，我們從這個出發點去偵察，一定會有線索的。（窗外有樹枝的響聲。）

吳 （稍停）真的嗎？

楊 （驚，向窗外看）呸！窗外什麼聲音？你聽？是玻璃響嗎？

吳 （急奔至窗前，向花園裏看，見天民。轉身擋住楊的視線）啊啊，我知道了，這是風吹動了樹枝，碰到玻璃的響聲。這種聲音使我們吃驚已經不止一次了。

楊 （追上來）可是外邊並沒有風啊！

吳 （攔住他）在花園裏面那一邊，常有過堂風的，楊伯伯！

楊（回身慢走慢說）我方才說一定會有線索，提起線索來，不瞞你說，我已經找到一個。就是有人會親眼看見兇手逃跑，並且看見兇手接連幾天在花園裏走來走去，那傢伙不是兇手，也是兇手的同黨。可是，這個人現在隱藏起來了。不要緊，現在我已派人到處搜查，很快就可以找到他的。

吳 另外有一個人看見兇手？他的話靠得住嗎？

楊 當然完全可靠。明天我把嫌疑犯捉了來時，他和你對一對面，那個時候，你可以認一認，因為你是真正看見兇手的人。你的話最可靠了，我對這案子的解決，不但有希望，而且有把握。回頭桂芳醒了，你替我告訴她這個消息。我很明白，要叫她心裏得到安慰，只有早點兒破案，將兇手正法。

吳 一點也不錯。這幾天我幾乎不認識她了，平時她是那樣地和藹，那樣地溫柔，現在一提起她父親的慘死，立刻像母老虎一般地咬緊牙關，發誓要叫兇手償命，替父親報仇！她活下去就是爲的這個……

楊 好好，我一定幫助她完成她的願望。哦！我該走了，再見。回頭你告訴桂芳，不，先別告訴她。我過一會兒再來一趟，讓我親口對她說。（起身走至左門前，亞男送他。）你不要送我，這所老房子我熟得很，合着眼睛也出得了門兒的。

（楊德泰由左門下，亞男目送出門。在門前站了一會，走到窗前慢慢地開了一扇窗子，嘆了

一口氣。洪天民從窗口探頭。

（天民是個二十五歲的青年，身材高大，目光炯炯有神，頭髮有點亂；心緒也不寧。過去愛亞男，現在愛桂芳。「抗建與戀愛」在他的心頭縈繞着。）

洪（在窗外）只有你一個人嗎？

吳 是的。（亞男向走廊跑過去，想開通花園的門，天民等不及，便從窗口進來。）

洪（慌張地）桂芳在那兒？

吳（亞男見天民單關心桂芳，從心裏不快活起，冷淡地答。）在樓上睡覺。

洪（追問）她今天晚上好一點嗎？

吳（還是冷淡地）還是不大好。

洪（驚問）什麼？不大好，快點告訴我，她是不是……

吳 不要性急，急什麼呀！她的危險期已經過去了，可是神經衰弱得很利害，醫生說，如果再有新的刺激，她的神經就又要錯亂了？她現在睡得很好，這是她四五天以來第一次的安睡。

洪（還是慌張）剛才是誰同你在這兒談話？

吳 是警察局的楊局長，也就是努力要破這案子的一個人。你以後少來的好，花園附近楊局長派了暗探；就是要來我們待另訂暗號，剛才樹枝碰到玻璃的時候，他很注意。哦，你怎麼進來的？沒有被他們瞧見嗎？等一會兒你出去時候，還得特別小心！

洪（稍定神）好的，我一定小心，現在我要見一見桂芳，我要向她說明……

吳 見，是可以的，她醒了會喊我，不過……

洪 我忍不住了，不能不講實話了！最初不叫她曉得，或者還有理由，可是現在瞞得夠久了，我這幾天在痛苦中過的什麼日子，只有天知道！回國她醒了推開進來，見了我，馬上倒在我懷裏，口口聲聲叫我「親愛的」……誰知我就是……不行，不行，這樣下去不行的！我要說實話，要叫她知道真情。

吳 假使你要給她這種打擊，我一定不准你見她。

洪（堅決地）我一定要見。

吳（攔住他）剛才我已經對你說過了，你要見她也可以，不過你得先發誓，今天晚上，你還是一個字不提。我並不是要你欺騙她一輩子，我是說再等一等，過兩天她的身體恢復了，你儘管告訴她，我不攔阻你。

洪 我對我做的事情要負責任，對愛人說話要誠實，在這一點上，男女兩性的看法也許不同，我決不聽你們女人的話。

吳 當然嘍，你們男子，爲了發洩心裏的祕密，要求內心的安定，就是把一個愛人的性命給你送了。也是在所不惜的，是不是？

洪 可是，你替我想一想。我再不講實話，我還算人嗎？把件可怕的祕密悶在心裏，我怎麼能夠

接受他的愛呢？我後悔，爲什麼不在出事那天晚上，就向她供認一切，然後被她唾罵，被她驅逐，我情願那樣地喪失了她的愛，也不能用這種方式來欺騙她！

吳 你所應當顧及的不是你自己，而是她的健康。你不依着我，無論如何，你是不能見她的。

洪 你爲什麼這樣倔強？你平時不是這樣說一不二的人。

吳 她的父親害了漢奸，你把他殺了，同胞們都會感謝你，尊敬你的。桂芳年齡很輕，不像她父親那樣頑固。前一個月，她和她的父親關於抗戰問題爭吵了幾天，有許多意見的確很對，將來是有希望的，我們應當她好好愛護她。

洪 我想，我把實話對她講了。她一定可以了解我，原諒我的。

吳 實話？你今天晚上無論如何不能對她講！再說，她待我太好了。嫡親姊妹也不會超過的。自從敵人打到我們的家鄉，父親慘死了！哥哥嫂嫂不知逃到那兒去了，我無家可歸，到處逃難。後來碰到你參加了你們的團體。在工作過程中，使我增長了不少的知識，我願意永遠地工作下去。不幸，身體病了！在那個時候，要不是你把我接到她家照顧，安慰我，鼓勵我，怕我早就死了！了她，我不惜跟你吵，跟你爭，我不讓你今天晚上揭穿這個祕密，免得發生意外。……

洪 她這點恩惠，你就滿足了嗎？你就忘記團體給你的任務了嗎？

吳 自然不是那個意思，桂芳的確比從前進步得多了，我們應該繼續負教育的責任，轉變一個

人不是容易的事情。並且，她是熱烈地愛着你。這些日子，她沒有一天不問你；當她發燒得利害的時候。便高聲叫你，……

洪 桂芳愛我，我知道。

吳（感慨地）本來我想，乾爹死了，我們的任務已經達到了！我們可以一同離開這兒，再到前方去工作。可是，第一，我的身體還沒有復原；第二，我怕你不願意；再說我們走了以後，她會……

洪（無可如何地）好，依了你，今天晚上我就不說。

吳（伸手）謝謝你！這樣，你才算是真正愛她呢！

洪 但是我有個交換條件。

吳（驚）什麼？

洪 就是希望你也不提一字。對這件事情，你不要藉口使她不致於突然地受到打擊，而用旁諷暗示的口吻洩露出來，她不知道就算了。要知道非從我嘴裏說出不行。

吳 那當然，我一定也不提。

洪 謝謝你，這才算你真正愛她呢！

吳 此外我還有話要和你說。

洪 什麼話？

吳 我們兩個人作朋友已經三四年了，使你跟桂芳認識的，就是我。你倆，我親眼看着長大的，我好像是她的姐姐，是她的保護人，對她的幸福就不得不加以監護。我見你們愛情一天濃厚似一天，我心裏不是毫無感觸。因為……天良，我也愛過你，至少我以為我愛過你。現在我可以這樣說，我的愛已成過去。你跟桂芳戀愛的時候，萬想不到還有人在旁邊單相思吧！（坐倒在沙發上）

洪 （上前要安慰她）亞男！

吳 不要你可憐我！我的愛並沒有死。不過變了形罷了，現在我的心專放在你的幸福上；不，你倆的幸福上。

洪 過去的事情何必再提呢？

吳 我要提，我要提！我的命運似乎有點淒涼，但也有牠的安慰。我所愛的人跟別人發生了戀愛，這種滋味，你是不能領略的！你倆的愛情愈增加，我們結合的機會就愈少；可是，雖然這樣，我覺得這種滋味還是很甜的。

洪 親愛的亞男！你怎麼啦？

吳 這話說起來很難，但是，你也許很容易理解我的意思。

洪 請你告訴我？

吳 （站起）你應該謝謝我，假使你不肯，將來會有一天明白的。若不是我阻止你，今天晚上

幾乎把你終身的幸福，毫無代價地完全毀滅了！爲了感情一時的衝動，爲了良心得到片刻的安慰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你懂得麼？

洪 請你說得更清楚一點！

吳 你殺了桂芳的父親，就正義說，就良心說，這完全是正大光明的。那天晚上，你一個人在黑夜裏，在月光被存掌遮蓋住的黑夜裏，你能引中桂芳的父親，這不能不算你的勇敢，你的鎗法好。當時我很替你擔心，因爲他已開了三鎗。

洪 本來，我沒有打算在那人就下手，我想把你乾爹通敵的事實告訴桂芳，看她的意思怎樣？誰知等了半天，桂芳沒來，恰巧發生了這件大事。

吳 好，現在你已剷除了一個奸，完成了你的使命，這不但於心無愧，而且值得崇拜，值得尊敬的事。我可以這樣說，因爲我在場，我清楚得很，我明白得很，假使我處在你的地位，我一句不說，我要鼓起我的勇氣，把這件事情牢牢地鎖在心頭，永遠不洩露出來。

洪 我倆看法不同，我認爲你跟本不能了解我。

吳（沉思）假如你一定要對她說，那麼，你就先承認人是你殺的，不過是無意殺的，這完全是一件偶然不幸的事件。

洪 你叫我說謊，叫我欺騙她，是嗎？

吳 自然不是那個意思。你可以用個比喻來勸解她，就說：「假使你的父親被風刮倒了的樹壓

死了，或者被山上滾下來的石頭碰死了，你總不能說這類樹犯法，這塊石有罪吧」。然後我們慢慢地拿國家民族的團體，對她解釋，再把真情實話對她講。

洪（沉思）好，我們不必再談了，今天晚上我不對桂方說就是了。楊局長剛才說的什麼？他曉得了多少？

吳 並不多。他說他正在尋找一位看見兇手逃跑的人。這個人據說已經隱藏起來了。（關心地）你逃走的時候，遇見什麼人嗎？

洪 我爬牆的時候，好像有人在那兒經過，月光下離得太遠了，看不清楚，反正不是從前認識的人……

吳 楊伯伯還說，出事的前後幾天，常有人在花園裏跑來跑去，你爲什麼……

洪 我每次出入都很小心，沒有露出什麼破綻，這一層我倒不怕。他另外問你什麼話沒有？

吳 他問過。

洪 他問什麼，你怎麼說的？

吳 我只把以前所講的又反復地說了一遍。尤其對於預謀暗殺這一點，更引起他的注意。我的用意，是容使他離開偵察的線索。

洪 這不是很危險嗎？

吳 你放心，我說的都是不着邊際的空話。只有一句，就是我很懇切的告訴他，我在月光下明

明白白地看見兩鎗殺死乾爹的人，站在我的對面。所以在必要的時候，若是你受了嫌疑，被人檢舉了，我可以說不是你，否認你……

洪 他沒有疑心到我吧？

吳 不會的，最近你每次偷偷的到這荒涼的花園裏來，連僕人都不知道，至於楊局長，他更不會想到有你這個人啦。

洪 桂芳的父親難道沒有對他提起過我嗎？

吳 自從桂芳的父親，那天在盛怒之下，把你趕出去，罵你思想有背景，不准你跟桂芳作朋友以後，他就把你忘記了！從此對任何人談這樁事情。

洪 這一切我都不放在心上，我的審判官還是桂芳，她聽了我的供詞，不管叫我活，還是叫我死，我都接受的。她假如認爲我……

（樓上有腳步聲）

吳 咦！你聽，樓上有腳步的聲音，怕是桂芳已經醒了，（向右門走，開門）真的她下樓來了！你要小心，最要緊的記住你的諾言，不許騙我！（出去迎桂芳，旋同上）

（桂芳面帶病容，身着深綠色的旗袍，披一件華麗的大衣，捲着的頭髮有點亂蓬蓬地，窈窕的身軀走起路來珊珊地。雖然受刺激太深，病了幾天，還是個很美麗的小姐。說起話來，漆黑的眼珠玲瓏地轉動着，朱紅的小口微笑的開合着；更使人可愛。）

張（抬頭見天民，熱情地微笑，忙走到天民跟前，大衣落在亞男手上。）天民，您在這兒了（又轉眼看亞男，面有怒色）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？他幾時來的？

吳才來了不多一會兒。因爲你正睡着，大夫一再囑咐不准叫醒你……

張你多傻呀？睡覺難道比愛情還重要嗎？（親切地）啊，天民，你等了好久了吧！

洪不多一會兒，亞男正在和我閑談呢！

張（握住天民的手）天民，這真的是你，是你的手，是你的臂嗎？我不是在做夢吧？（幾乎倒下）

洪（扶桂芳坐在長沙發上）桂芳，你怎麼啦？

張（沉默）不要緊，一會兒就好的，這幾天我受的刺激太深了，動不動就不省人事，天民你到什麼地方去的，爲什麼不早來看我呢？

洪我來過的，他們不准我見你……

張誰不准？爲什麼不准？因爲我正在悲傷麼？因爲我正在流淚麼？我的好哥哥，那才正是你來看我的時候呢！（亞男看見這樣情景，心裏非常難過，垂頭喪氣地把大衣掛上衣架）

洪哦，桂芳！

張呵，我猜着了，你一定很忙，一定爲了政治工作不能分身！政治鬭爭太可怕了，要不是因了政治關係，我的父親怎麼會死呢？（天民走開，不願聽這些話。桂芳跟上）「戰爭」能使

我父親起死回生嗎？「和平」於你有什么關係呢？天民，愛國的代價我們已經付夠了。亞男，你的父親也是在抗戰中死的！

吳 我的父親是被日本飛機炸死的！這個仇不能不報。乾爹是因為犯了和敵人勾結的嫌疑，才被人暗殺的。他們的死完全不同。

張 （對亞男）同不同，現在我沒有工夫和你爭辯。（對天民）天民，今後你對我要負責任，答應我從此你不要幹政治工作，專心的愛我，疼我，幫助我，是的，幫助我！幫助我！那個殺我父親的兇手！你要愛我所愛的，恨我所恨的，我生平沒有恨過，現在我懂得恨了，我恨那個殺我父親的人。

洪 桂芳，你靜一靜！

張 哈哈，你以為我氣瘋了嗎？不會的！自然，死的不是你的父親，你不會……

洪 （苦惱地）我也很難過！

張 你想一想，我們能讓那個闖禍的人平安無事的過去，一天天道遙法外，好像赦了一個，如同宰了一隻雞一樣，全不算回事嗎？

洪 當然不能那樣！

張 天民，我不放他走！你也不能放他走！別人可以把他忘掉，你我是忘不掉的，我倆要去找，要去追，必要的話，就是拚上幾年幾十年的工夫，那怕他逃到天邊外，也得把他抓回來！

洪 我想很容易把他抓回來的。

張 你別說輕巧話了。真的，假使他對我們本身做了什麼錯，我們或者可以原諒，得罪我們最親愛的人，那是不能寬恕的，何況被殺害的是慈愛的父親呢？

洪 桂芳，請你靜些，你這樣下去，對於你的健康是有妨礙的。一個人無論遭遇什麼大事，不可舉止失常，要平心靜氣地找辦法！

張 這並不是着急，我是藉此發洩我的牢騷，寬解我的憂鬱！天氏，這案情的經過你都知道了吧！

洪 （看亞男）哦！亞男全告訴我了。

張 你所領導的人不會做這種事吧？天氏，這種膽小如鼠，放暗箭的行爲，這種卑鄙無恥的勾當……

洪 （內心掙扎）我們的同志不致於……可是，也許……

張 不，不，沒有「可是」，也沒有「也許」，你對我說過不止一次了，你們的同志不用這種方法剷除一個政見不同的敵人的。我毫無疑義的斷定，靠近你的任何人不做這種事的，況且父親也不是你們的敵人啊！這無恥的暗殺。

洪 啊！暗殺？……

吳 （以目視天氏，搖手，暗示不准他說實話。）

洪 現在還沒證實也許是因爲誤會，或者是他偶然的緣故吧。

張 誤會？偶然？兇手潛伏在花園難道這是偶然麼？鎗彈打穿了脖子，這也是偶然？兇兇的散佈在花園各處，這也是誤會？

洪 還有幫兇的？我倒沒有聽說啊！

張 你問亞男好了！（問亞男）你不是親眼看見五六個嗎？亞男姐姐？

吳 （沉思）五六個？我不敢那麼說，因為夜裏看不大清楚。

張 你至少相信你是看見的了？

吳 我好像看見有幾個壞人……

張 （向天民）你對這案件得到些什麼線索？亞男告訴我，你也在那兒幫着偵察的。

洪 我不過在找線索——在模糊的痕跡裏找線索，現在還沒有得到確實的證據。

張 以你的意思，這暗殺的目的是什麼？搶劫？報私仇？帶有政治任務？……你為什麼話？

洪 等幾天讓我得着確實的證據，再告訴你……

張 我們不要袖手旁觀，死等確實的證據，我們要用腦子來推測，要想方法來偵查，

什麼不開口？喔，你在亞男面前不肯說話，是嗎？你看她那副真誠的面孔，在這幾天日子裏，她是我唯一的安慰者！（向亞男）亞男姐，請你暫時出去一會兒，我們姊妹雖然是一條心，但是，在天民的面前，你究竟是個第三者！你出去了，我們會感覺更方便些。

吳（無限感慨）好的。（看桂芳一眼，注視天民，慢慢走下）

洪（亞男下，桂芳難爲情，低頭不語，天民熱忱地撫摩她）桂芳，你不應該這樣憂愁，看你的手打戰，你的臉蒼白，你的身上發燒。大夫不是囑咐你好好地休息，不要過問……

張不要緊，我已經好得多了，現在只覺有點疲倦。我在你的身旁，什麼病都沒有了。你是我的哥哥，我的父親，我的救星，我的生命！我愛你，我永遠地愛你！我昏迷的時候，喊你，叫你，你總不來！

洪我來過的，當時你已經失去了知覺，只是哭……

張那是因爲我全身麻木，不曉得誰來了，誰走了，我整個的人覺得飄飄蕩蕩，無所依靠！你不會知道我的苦惱，我的損失。他不是一個普通的父親，他太愛我了，他爲我，母親過世，不再續絃，怕我受委曲。哎！親愛的父親！（坐在沙發上痛哭）

洪（抱住她）別哭啦，我的好孩子！讓我們暫時丟開這件事情吧！你好好地在我懷裏休息一會兒。你不是很想我嗎？現在我來了，你又自尋苦惱了！

張不是的，我想這件事情，可以減少痛苦的，你不大認識我的父親，你只見過他盛怒的容貌，沒看到他慈悲的心腸。凡是不深知他的人，都以爲他利害，其實他一點兒也不利害。他的剛強的性格，常常使他發脾氣，脾氣過了，一切全忘了。

洪不是脾氣的問題，而是思想的問題。我相信我的脾氣相當好，無論對任何人，小事情總是

忍耐的；但是，思想的鬭爭，我從來不肯放鬆過。

張 是的，有人說他思想落伍，不合潮流。但是，他有他的想法。

洪 他有什麼想法？

張 他每次看到報上敵機狂炸的消息，或我軍戰敗的新聞，他總是痛哭流淚！你能說他不愛國嗎？並且，他常說，十幾年前，他和楊局長在部隊裏幹的時候，從來沒有打過像這樣的仗，那個時候，他們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！兩三年的工夫，從廣州打到北京。現在好，天天轉移陣地，年年抗戰必勝……

洪 桂芳！你以為這種思想是對的嗎？今天的抗戰和北伐時代的戰爭是一樣的嗎？他做的事情你是不知道的。

張 那有什麼不知道，最近常有人來找他，商萬量一敵人打到這兒來，咱們這個縣城怎麼辦。其實他自己真不想操這個心，只是那些人不肯放鬆他。

洪 萬一敵人打到這兒來，你打算怎麼辦？

張 我已經跟你說過幾次了，我決定跟你走，你到那兒我也到那兒，你作什麼，我也作什麼？洪 你肯拋棄你的小姐生活，去吃那種苦嗎？

張 以前我只怕父親不答應，現在父親已經死了，我還怕誰呢？我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一切都可以犧牲的，這個家我沒有什麼留戀。

洪 真的嗎？

張 真的。（稍停）不過話又該說回來了，父親的仇是不能不報的！他的主張，我雖然不完全贊同，可是我很佩服他對自己信念的忠實，不像一般人，不加思索，一味盲從！父親，你的主張是堅持團結，抗戰到底，你對你的信念也是忠實履行的，在這一點上，你和我父親完全一樣。

洪 你為什麼拿我比你的父親？

張 那有什麼不可以比呢？當我在憂愁的時候，還是這樣擁抱你，在流淚的時候，還是能這樣親愛你，那都是因為在你的身上，發現他的個性，想起他的優點。可惜你們的政見不同，不然的話，你們一定會合得來的……

洪 桂芳，你別說了！（低頭將身子轉到一旁）

張 你為什麼躲避我？為什麼禁止我講話？

洪 我不是靜止你，我想改變你的題目，減少你的痛苦！

張 我這些痛苦，如果不從心裏噴出來，真要把我悶死了！

洪 你何必這樣自尋苦惱呢？

張 你不知道 他的確是個模範父親，教我，養我，愛我，痛我，處處替我着想。你如果認識他久了，也會愛他的。

洪 不，我不會愛他。

張 不錯，那天他跟你發脾氣，你說他不愛國，他罵你無眼光，他怒了，趕你出去，喊着寧可把他的女兒送給土匪，也不嫁給你！當時我並不失望，我相信你們再過些時候，互相了解之後，一定會相親相愛的……你的眼睛爲什麼老向下望？看你這個樣子。人家要說你仍舊在恨他呢？

洪 哦，我在想，若是我跟他能夠彼此諒解，或許這件慘案不致於發生吧！

張 爲什麼？

洪 我現在不講，講了你也不懂！

張 我要你講！

洪 這是思想問題，這是政治問題，短時間內是講不完的。

張 父親死了，我的幸福也就完了。一個女兒的快樂的生活裏，少了父親的笑容，當然是最大的損失！

洪 父親已經死了，談這些幹嗎？

張 噢，你倒說得好！那個兇手還沒有抵罪啊！若是樹倒了把父親壓死，山崩了把父親碰死，我也要把那顆樹切成段，把那塊石頭磨得粉碎！我不是個狠毒的女子，然而這殺父之仇，不能不報。……無論暗殺的動機怎樣？無論兇手是誰？絕對不能原諒的！我這一生一世，必

須完成這件報仇的工作。天民，你也盡你的力量來幫助我，我們最甜蜜的吻要產生在那個兇手正法的時候。（亞男由左門入）

吳（匆匆的）楊伯伯來了，（向天民）快藏起來！

張（天民與桂芳驚散後，桂芳復靜地）父親已經去世了，還要躲避嗎？誰能干涉我的婚事！天民，楊伯伯來了，我給你介紹……

吳（懇切地）桂芳，相信我，今天晚上還是不見的好，有理由的，以後你自然會知道。不是嗎，天民？快，快，他就來了！

洪讓我到花園裏躲一躲……（欲往窗外跳）

吳不，花園裏不行，你跟我來。（亞男拉天民由右門下）

楊（進來）啊，桂芳，你能起來走動了嗎？哈哈，我有好息消報告你……

張什麼好息消？

楊假使冥冥之中，真有一種力量，吸引兇手重到犯罪的地方來，那麼，今天我們所要捉的犯人，一定可以捉住了。

張犯人在什麼地方？

楊就在這兒？十有九在這兒？我早就派人把花園圍住了，方才我得到報告，說有人爬牆進來。哈哈，兇手現在已經落網了，只用把這花園裏裏外外搜查一遍，一定可以捉住他的。我

的人都在外邊等着呢！

張好，我給楊伯伯引路！（桂芳和楊局長同走向花園）

（幕落）

戀愛我們不反對，因戀愛而影響學習，妨礙工作，我們則不敢讚同。吳亞男懂得愛情人；也懂得要愛親友；更懂得愛民族。她這種精神，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的。」

「張桂芳那樣嬌生慣養的女子，在抗建的大時代裏生長起來了。這是可喜的事情，也是必然的事情。因為中國革命精神，自辛亥以來，代代相傳，一直生長在青年的血肉裏。而且一代比一代堅強。由於這優秀的革命傳統，由於青年把自己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連視為一致，所以只要民族國家受到「重大的創痛」時。如他（她）們自己受到創痛一樣，而他（她）們便站起來抗戰，大多數青年便從這種覺醒中抗戰的。」

第二幕

第二天早上，客廳裏的陳設與第一幕完全相同，只是窗外花園內的光線變了樣子。

那是晨光曦微的時候，桂芳精神較好，臉上漂亮的容光又回復了，頭髮梳得很整齊，身上的服裝也換了一件，質料雖然很好，但色彩不大豔麗，原因是爲了紀念慘死的父親。

亞男一清早也來到這個客廳裏，開幕的時候，她坐在沙發上，桂芳懶洋洋的地躺着。她倆拉着手，互相微笑的看，表現出異常親密的樣子。

吳桂芳，今天早上，你的精神好得多了，你看，你臉上漂亮的光彩又回復了；你真美！怪不得天民那樣愛你！

張亞男姐，謝謝你說這些使我高興的話，今天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力氣。昨天晚上，那種惡劣的情景已經忘了。唉！人本來是健忘的動物，假使我們聽其自然的話，那種悲哀的失望，慘痛的遭遇，都會因爲時過境遷，統統忘記的。

吳昨天晚上，你跟楊局長帶着警察在花園裏東奔西跑，一直搜尋了兩個鐘頭，結果，連個人影兒都沒有見着。

張奇怪得很，昨天楊伯伯說兇手一定在花園裏，不知爲什麼找不着？

吳 你起初興奮，後來失望，到樓上又大哭！我提心吊膽了一整夜，我怕你哭了四五天，好容易昨天熱退了，精神好了，又來了這個新的失望，新的激刺，恐怕要前功盡棄！我關心你，因為我愛你，比愛我自己的妹妹還要真誠。

張 謝謝你這樣地關心我！

吳 桂芳，你待我太厚了，我欠你的債，是永遠還不清的，現在我一無所有，除了這點友愛的關心以外，再沒有什麼可以供獻給你啦！

張 亞男姐，你別這樣說，好不好？把我從憂鬱中解脫出來的是誰？給我無限安慰的是誰；不都是你嗎？在這幾天憂悶當中，要不是你陪伴我，看護我，怕我的生命早就完了！在還兵荒馬亂的時候，你是我唯一的恩人，我欠你的債才是永遠還不清呢！

吳 那真說不上，只要你以為我能給你一些安慰，我就很快樂了。昨天夜裏，大夫也很害怕，他怕你受的刺激太深，會得神經病。

張 昨天我又神經失常，不省人事了嗎？

吳 是的，楊伯伯也很後悔，起先他以為兇手已經落網，逮捕是很容易的，所以他得到這個消息，馬上跑來給你報喜信，誰知他的熱忱有餘，能力不足，那個兇手狡猾得很，早就溜了！張 楊伯伯的熱忱是值得我們感激的，他和父親是至好，人也很能幹；不過，他總是守着那一套老法子，以為兇手會到出事的地點走來走去，好像有鬼推他一樣，這種古板的想法，未免

太不摩登了。我們一定要採取進步的方法，應付這個案子。並且，我要請天民多多地幫助他，不然，沒有結案的日子。

吳 楊伯伯的確很熱心，昨天他還怪乾爹在世的時候，爲什麼不把接到恐嚇信的消息告訴他，既然知道有人要暗殺，爲什麼不想法子避避風頭？

張 父親就是這種人！我說，咱們這個縣城，距離前線不遠，敵人遲早是要來的，國軍能夠守當然守；萬一國軍轉移陣地了，我們應該向後方遷移，避免無謂的犧牲。不知勸了他多少次，他總不聽。

吳 （站起）這其中就有道理啦，據說等敵人來了，地方上要組織什麼維持會。常來的那些不三不四的人，要請你父親出來撐撐場面。

張 爲什麼要請他呢？

吳 因爲他是地方上的紳士，而且從前又在軍隊裏幹過的。我知道這事情以後勸他千萬不能上當，古人說：「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」。他不但不聽，反把我罵了一頓。這種行爲，我想你是聰明人，總該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吧！

張 這事我知道，（站起）父親倒不想幹什麼維持會，他只捨不得離開這個家。這些房屋都是他砌的，田地都是他買的，辛苦了幾十年，置了這些產業，怎麼肯隨便拋棄呢？

吳 （像對民衆宣傳似的）這樣自私自利對嗎？南京，上海，北平，天津以及廣州，漢口……

那些重要的城市都放棄了，一個家算得了什麼呢？再說許多的同胞被殘殺，無數的婦女被姦淫，我們這點犧牲又算什麼呢？

張（生氣）你又來了，成天把我當小孩子，向我說的這些道理我明白。

吳 你明白？哈哈（冷笑），但是你不肯犧牲你的小姐生活，要陪你的父親守住這個家；說得更正確一點，呆在這兒，預備等敵人來了當順民！

張 剛才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麼，我勸我父親搬家，他不聽；並且，請你問一問天民，我早就對他說過了，萬一敵人打到這兒來，我是跟他走的。他到那兒，我也到那兒。他做什麼，我也做什麼。

吳 你不想想，你的父親都不准你跟天民講話，他會讓你跟天民同走？

張（忘記父親已死）我知道他不會，但是我可以瞞住他喲。

吳 你想跟天民逃跑？噯！你忘了你父親是怎樣的人麼？他曾……

張（忽有所悟）你別說了，你看我今天精神好了，心裏太快活是嗎？說這些使我生氣的話。現在父親已經死了，靈柩已經安葬了，難道他會從墳墓裏爬起來阻止我們的行動嗎？

吳（亦有所悟，且後悔不該說這些使桂芳生氣的話。）好，我們不談這些。噫，你曉得昨天晚上那個兇手為什麼找不着？你願意我告訴你嗎？

張（驚問）你曉得？為什麼呢？

吳（輕鬆地）簡單得很，他並不在花園裏。

張 你沒有幫助尋找，怎麼知道兇手不在花園裏哪？噢，你會算？我才知道你是諸葛亮！

吳（認真地）我現在沒有心思和你開玩笑。（語）真的，我該怎麼說呢？這太爲難了。……

（對桂芳）我倒願意你站在我的地位，替我想一想！

張（和藹的請求）亞男姐，請你快說吧，我們姊妹還有什麼說不出的話麼？

吳 我沒有那麼大的勇氣！我說不出。就是要說，今天早上也不是時候。

張 爲什麼？

吳 你看，你現在多麼愉快，多麼高興，我何必說些喪氣的話呢！

張 我最不喜歡人說半句藏半句的。（假生氣）你真把人急死啦！

吳 你—你要知道，那麼……（沉思片刻）不，我還是不說的好。

張 好姐姐 請你快些說吧！（亞男默不作聲）噢，你在想什麼呀……（注視亞男面部表情）

啊，我猜着了，你又想起你的家，你的父親，家已經被日本強盜搶去了，父親已經被敵機炸死了；現在想着有什麼用呢？你不是常說嗎？一個人的身體要緊，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」，只要我們不死，這個仇一定得報的。你應該好好地保養身體。這幾天已經把你累夠了。

些話

吳（沉吟）不是的，你猜錯了。

張（注視亞男）噢，要不然，就是你的老毛病又發了，你在想天民，你很愛天民，是嗎？

吳（搖頭不語）

張（拉亞男的手看）那麼，你一定把我送給你的戒指去了，那有什麼關係呢？你剛才不是說，國家的土地都失了，一個戒指算什麼呢？……要是這些都不是的話，那我可猜不着了！

（怒）你再不說，真要把我急死啦！

吳 你一定要我說也可以。不過，我得先徵求你的意思！

張（走向圓桌後面）又來徵求我的意見，哼，我從前發表的意見，發生過什麼作用？（拿起花瓶裏的花）你還不是像對瓶子裏插的花兒，用鼻子聞一下，然後，照樣地把牠放在那兒嗎？我的勸告，我的意見，你老是從這邊兒耳朵進去，從那邊兒耳朵出來。

吳 不，這一次我一定依你的話。

張（似開玩笑的）你每次徵求我的意見，都是這樣說的，可是等我說完了，你總是像「聾子玩鳥」全沒有聽諦一樣。

吳（真誠地）桂芳，請你別這樣說笑話，這事情沒有什麼可笑的；恰恰相反，悲慘得很！

張（裝着認真的樣子）好，你既然這樣鄭重其事，那我已只好認真些，你當然知道，我是不能再哭了，祇好假笑笑。親愛的亞男姐姐，（上前握緊亞男的手）請你好好的講給我聽吧，我心跳得很，因為你在說話之前，從來沒有這樣憂慮過。

吳 哦，我先問你，假使一個勇敢的革命青年，爲了國家民族，殺死了一個漢奸，你說應該不應該？

張 （莫明其妙）你問這個幹什麼？

吳 自然有道理，你說，我要你說。

張 這個三歲小孩子都知道，當然是應該的。

吳 那麼，這個青年是不是有罪呢？

張 （生氣地）你那一套又來了，我問你，他有什麼罪？

吳 好，這個青年沒有罪。那麼，我再問你一句，假如這個漢奸表面上裝出一副道德面孔，地方上的紳士；他做的壞事一般人還沒有知道，就是有人知道了，也不敢說。實在他作的孽比那些小漢奸大得多，你說他該殺不該殺？把他殺了，是不是……

張 請你講話別半吞半吐的，父親已經被人暗殺了，你難道真相信恐嚇信上的話嗎？那個卑鄙無恥的兇手殺得對嗎？你這沒有良心的東西，父親在世待你也是挺好的，你爲什麼說他是漢奸呢？（真生氣）

吳 （轉變態度）你別生氣呀！我不過隨便問問罷了。

張 哼，隨便問問，等天民來了，我一定跟他研究這個問題，究竟你問這些話是什麼意思？

吳 （力勸阻）請你別跟天民說，我的苦說不出啊。

張 你裝得很好，可是，你越是這樣，人家越會懷疑你！那兩封恐嚇信簡直是土匪行爲，隨便找個名目來冤枉人，把一個人輕輕地殺了，還要說是爲了國家民族，自稱革命青年。那怕他是我的愛人，我也要叫他償命的！（哭）

吳 （安慰地）桂芳，你別難過！那個人把乾爹殺了，不一定是暗殺，也許是無意殺死的。

張 不管無意，或者有意，父親的仇一定得報。

吳 自然，父親的仇一定得報，不過，預謀殺人和無意殺人是不同的，法律的判決也是兩樣的。我想，假使那個兇手爲了自衛才把乾爹打死的話，我們是可以原諒他的。

張 原諒不原諒是我的事，請你快點說吧！

吳 快點說？……

張 喔，我猜着了，這案子一定與你有關係！你再不說，我就報告楊伯伯，說你殺死了父親！

吳 （悲痛自語）哦！天啦！叫我怎麼說呢？（鄭重反問）不，我問你，假使你知道一件極可怕的的事情，並且最難讓人相信的事情，這件事情只有你一個人知道，一說出來，馬上會害了你最親愛的人，你該怎麼樣？

張 你說的多奇怪呀，世界上就沒有這樣的事情。

吳 有的，的確有的。（注視桂芳）

張 （驚懼）啊！你的眼睛看得我可怕！難道說，你的意思是指的他嗎？難道與天民有關係

嗎？

吳 我先問你，你該怎麼樣？

張 你別問我，請你快點說明白！

吳 （自語地）我為什麼不說？（鼓起勇氣）好，我告訴你吧！這案子與我有關係！與你也沒有關係！

張 我！（驚詫）

吳 （一字一字地）不但你和我，還有他呢！

張 （輕鬆地）喔，原來是我跟他的事啊！

吳 我再說下去，你能原諒我嗎？

張 我預先原諒你，現在就原諒你！到底怎麼一回事？你快說！是不是天民遭了什麼意外的不幸嗎？

吳 不是那個意思。我知道誰暗殺了我的乾爹，你的父親！

張 （驚）什麼？你知道？你為什麼不早說？

吳 請你絕對相信我。

張 我相信，我絕對相信，你說是誰？

吳 你可別怕，（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來）就是他！

張 (大驚) 他，他是誰？

吳 就是你的愛人——洪天民！他殺死我的乾爹，你的父親！

張 (不相信地) 天民？哈哈！不要那樣傻瞪着我，我不相信。我們姊妹沒有事，開開玩笑是可以的，然而這樣的開法，這玩笑未免開得太大了！(安慰他似的) 可憐的姐姐，這幾天大辛苦了，經神似乎也有點失常，噢，算了吧，我們談談別的吧。(轉頭向窗外看) 今天早上天氣很好，我們到花園里去散散步吧！(欲借亞男下)

吳 (同走到小方桌前，轉身) 你不相信我，我早料到啦！可是天民自己對你說，你也不信嗎？

張 他對我說什麼？

吳 說他殺死你的父親，我的乾爹！

張 他會自己說？奇怪！你為什麼早不講？

吳 我沒有勇氣，這太可怕了！我希望他親口對你講，省得我來為難。

張 他答應你了嗎？

吳 他答應我了。

張 為什麼他不和我講？

吳 也許有別的原因吧？

張 別的原因？

吳 那還不是爲了你嗎？

張 爲我？別騙小孩子啦！可是看你這認真的神氣，誠懇的態度，又使我不能不信。

吳 我說的句句是真的。

張 那末，你親眼看見他開的槍？

吳 噢，噫！

張 你不是說過麼，天黑得很。

吳 天黑，不錯。可是月亮一會兒沒有，一會兒出來，要是距離不太遠的話，月光下可以看得見的。

張 誰先開的槍，不是有六響嗎？

吳 （肯定地）天民先開的。

張 那個時候，他在什麼地方？

吳 躲藏在樹後面，你知道的，就是那顆老槐樹的後面。

張 在老槐樹的後面躲着，這簡直是埋伏！

吳 不錯，着樣子好像等着下手的機會！

張 那個時候，父親怎麼應付的呢？

吳 乾爹也開了槍。

張 幫兇的都沒動武器嗎？

吳 他們見乾爹倒在地下，都跑散了。

張 天民呢？

吳 也跟着逃跑啦。

張 他知道你瞧見他嗎？

吳 （點頭）知道。

張 出事以後，你對他提過沒有？

吳 （點頭）提過。

張 他要向我認罪嗎？

吳 （搖頭）沒有。我跟他說，他要是再不向你認罪，我就來告訴你。

張 他怎樣回答？

吳 他說：『亞男，我求你別提一個字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這完全是不幸，是湊巧，我夢也想不到會殺死桂芳的父親！』

張 他瞎說！他撒謊！（哭泣）我瞎了眼，看上了他！他在那兒？

吳 他並沒有逃走，仍舊在他們團體裏工作！

張 我說他現在在那兒？

吳 就在你的家裏！

張 在我的家裏！

吳 噫，昨天晚上，楊伯伯帶人搜查花園的時候，我開了地下室的門，叫他躲在裏面。

張 就是灶廳外面那個地下室嗎？

吳 是的。因為外面有暗探，我留他在那兒過夜。我關照他，我不去叫他，他千萬不可出來。

張 天民還敢在我的家裏？好，你別嚕嚇啦，趕快叫他給我滾進來！（帶氣地）

吳 我好心好意的對你講了實話，你反而生氣，反而罵我！唉！我痛心極了！（哭下）

張 （自言自語）這真叫人莫明其妙。……誰想到他會幹這種可怕的事情！……不，不，讓我

問了他以後，自然會水落石出的。（一步一步地走到小方桌前面，對着鏡子，整容畢，聽見

有腳步的聲音。）他真敢來嗎？（走近左門迎天民，可是來的是高貴。）

高 小姐，你早！

張 （轉身生氣）你來幹什麼？誰叫你來的？

高 （傻頭傻腦地）沒有人叫我來，是我自己的腿走來的。

張 不知對你說過多少次啦，這間屋子你沒有事不要進來的。

高 是。不過，小姐，剛才我看見吳小姐哭哭啼啼地從這屋裏出去，我問他什麼事，他不說，

一直向廚房那邊去了。我怕您的病又發了，特地來看看的。您有什麼吩咐嗎？小姐！

張 沒有什麼，你去吧！

高 是。（剛向左門走了兩步）

張 回來！剛才你在那兒？你聽見我跟吳小姐說話了麼？

高 我剛到前廳來掃地，抹桌子，就看見吳小姐哭哭啼啼地出去，你們講的話我一句沒有聽見。

張 我問你，那天晚上，老爺在花園裏被暗殺的時候，你不是也在那兒麼？

高 啊，別提了，我怕得很！那天晚上，本來我們幾個人，在倉房裏談鬼，李三說，有一對男女本來是很好的，後來那個男人又和另外一個女人相好，就把以前那個女人逼死了。那個女鬼死得不服，天天晚上披頭散髮地來找那個男人，那時候我的汗毛都豎起來了！忽然聽見槍聲，我們以為和前年一樣，又是土匪來搶了，所以心裏更怕，越怕越沒主意。

張 誰願意聽你這些鬼話，聽到槍聲以後，你們怎麼樣呢？

高 聽到槍聲以後啊，吳小姐就叫我們，我們就急急忙忙地跑過去，走到跟前一看，才知道老爺被打傷了，倒在地下！一顆子彈從這裏打穿過去（以手指脖頸），血直向下流，好像殺豬一樣。

張 別胡說啦！我問你，你看見那個兇手麼？

高 沒有看見，連一個鬼影子都沒看見。

張 去你的吧！見你的鬼！

高 是，小姐。（走到左門前）

張 站住，你告訴吳小姐，請那位洪先生趕快來，我有話跟他一個人說。聽見了沒有？

高 是，聽見了。（一字一字地說完，楞了一眼，下。）

張 （重整一整容，走到左門前）他竟然敢來啦！

（天民因爲一夜沒有睡，面色非常憔悴，但一見桂芳，確由熱愛發出莫明的精神！桂芳看見天民走來，便向後退，等天民上場，又迎上去。）

張 啊，天民！

洪 親愛的桂芳，今天早上你覺得好一點兒麼？我一夜沒有合眼，疲倦極了。

張 謝謝你，我睡的還算好，亞男要是早告訴我，你在地下室過夜，我也不會合眼的。地下室沒有床，沒有燈，又是那麼潮濕，你怎麼會像小孩子一樣，聽他的話，在那兒過夜呢？

洪 花園裏滿佈了偵探，祇有地下室最安全，我不願意連累你，弄出一些不好聽的謠言來。
……

張 關於這個案子你有心得嗎？有新發現嗎？

洪 （假裝不知）我根本沒出你家的大門，那裏有心得？那來的新發見呢？

張（冷笑）你裝得很好，你沒有，我有！

洪（驚）你有？從那兒來的？

張亞男告訴我的。

洪亞男說什麼？（驚慌）

張你連一點影子都沒有嗎？

洪沒有。（仔細看張雙眸，張笑）你爲什麼向我笑？

張哈哈，這還不好笑麼？她說殺死父親的是你！

洪（驚懼）什麼？她說的？……奇怪！她一股勁兒地勸我，叫我不……

張她有點神經病，天民，不要理她。

洪不，她沒有神經病，但是……

張但是什麼？

洪她既然開了口，我也不必瞞你，（握拳擊掌）她說的都是實話，不，不是實話，哦，是的。

張（大驚）都是什麼話？

洪（勇敢地供認）那是實話！不錯，是我……

張（恨不得一口吞下去）是你！是你殺死了父親！

洪 是的，我殺的！無意殺的，桂芳！（欲前進安慰張）

張 （後退）無意殺的，我不信！

洪 （抱住她）親愛的桂芳！

張 （推開他）不要你在這兒，不要你摸我！（痛哭）在未聲明你的罪惡以前，你還有臉到我家裏來，你還有心接受我的溫存嗎？你老虎帶珍珠，善人裝得好！天啦，我是在做夢嗎？我病瘋了嗎？（自己咬手，而現痛狀）我不是做夢啊！天啦，你爲什麼這樣地折磨我；世界上千千萬萬的男子當中，獨獨我看中的那一個，我愛上的那一個，偏偏就是他暗殺了我的父親！

洪 桂芳，你怎麼啦？

張 （看看天民，沈默了一會）天民，這不會是真的，這絕對不可能的；哦，你說老實話，別跟我開玩笑！

洪 這並不假！

張 那麼，亞男所說的都是真的啦！（暴怒地）你還來做什麼？你是不是來找死？可惜我手上沒有武器，不然的話，無論是刀，是槍，我馬上就要你的命！（天民不語）哦！我的肺炸了我的心碎了……（轉念）不，不，我還要用我的理智來想一想，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其中一定有別原因。（看天民）噫，天民，你爲什麼呆站在這兒？你解釋給我聽，我要追究清楚。

洪 人是我殺的，我不否認，因為我愛你，我不能欺騙你！

張 （抱頭沈思）讓我想一想。在出事前一天的晚上，我們在花園裏談心的時候，你不斷地提起我的父親，口口聲聲說，你要盡量容忍，設法使他老人家回心轉意，使我倆的愛到燦爛的成功。你雖然不愛我的父親，但是也談不到恨呀。

洪 不，他恨我，我也恨他。

張 這就是你暗殺他的理由麼？

洪 當然不是單純地爲了我們的愛，才恨他，才殺他的！

張 那麼，爲了政見不合，主張不同，是嗎？

洪 他的主張，我想你現在也不會同意的。人家說……

張 說什麼？說他是漢奸，對嗎？想不到你也和亞男一樣也看錯了他。

洪 我早就想對你說了，總是沒有機會。你的父親是日本留學生，他和敵人勾結，我們的同志都知道。亞男還……

張 又是亞男的鬼！

洪 不，請你不要這樣錯怪了她。

張 好，我知道她還愛你，你也沒有忘記她，你們一起走吧！（怒，推天民出）

洪 請你別急，等我說完了你再生氣。一個星期以前，亞男得到你父親通敵的證據，當時她告

訴我，我還有點懷疑，後來仔細地研究，才知道有好多消息，都是由你父親透露給敵人的；並且，他們正想組織維持會呢！

張 你完全聽亞男的話，我知道。現在父親已經死了，你說吧，你都說出來，我不怕！

洪 平時我就知道他的為人，後來我跟他說話以後，更知道他的言論，完全與汪精衛一鼻孔出氣。我跟他爭辯了半天，他毫無理由的亂罵人，從此，不准我來找你，不讓我跟你親近；桂芳，他是我們的罪人，他是民族的敗類。

張 因此，你就設法暗殺他啦。

洪 也可以這樣說，我爲了愛你，不能不恨他；爲了抗戰，不能不殺他！

張 好，你告訴我，你到底怎樣殺他的？

洪 怎樣殺他的？……也好，我講給你聽吧。（說着做着）那天晚上，我偷偷地跑到花園裏，躲在樹林底下。等你來談關於父親通敵的事情，我想你是深明大義的人，和你談了，你會反對他，進一步會同意我們這樣做的。誰知那時你不在家，等了好久，沒有等着你，不料有一個人悄悄地走到我的跟前！

張 你看出他是誰呀？

洪 那時我看不出，因爲雲彩遮住月亮，樹林底下更暗，我分別不出人的面貌。直到事後，才知道是你的父親和亞男！當時我的心直跳，就往後退，不留神，碰到了一個花盆，被你父親

聽見了，他馬上轉過身來，彷彿看見我的影子，說了三兩句我聽不出什麼話，轉念我的方向，碰的一聲就開槍了！

張 這也不能怪他，因為那天早上，他又接到一封恐嚇信，他不得不防備呀！

洪 於是，我拔腳就跑，他又碰碰放了兩槍，一顆子彈從我的臉上擦過去，幾乎打中了我的腦袋。

張 啊呀！危險極了！

洪 當時我也料不到你父親在追我，我以為漢奸來害我，所以爲了自衛，就向後開了三槍。在放第三響之後，忽然聽見叫苦的聲音，接着一個人就倒了下來！

張 你該看見是誰啦！

洪 是的，那時候浮雲忽然過去，月亮跟着出來了，樹林下，花架上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我彎着身子，爬到那個人的跟前，一看，原來是你的父親！

張 當時亞男在甚麼地方？

洪 對囉，我正要告訴你，亞男過了一會，就趕緊跑得來，見我闖了這樣大的禍，低低地對我說：『快逃吧！別給人看見了啦！』後來她喊高貴和園丁，我已經走得很遠，以後怎樣，我就不知道了。（喘一口氣）這就是案情的經過。

張 爲什麼你昨天晚上不對我講呢？

洪 我本來要向你認罪的，亞男嚴厲地禁止我？

張 (驚奇) 她不准你說？

洪 是的，他爲了你的健康，爲了遵照醫生的吩咐，不讓你再受新的刺激……

張 那末，你打算什麼時候對我說呢？

洪 等你身體好了，不怕受刺激的時候……

張 你要自動地告訴我嗎？

洪 當然囉。桂芳，你以爲要有人強迫我，才肯向你認罪嗎？

張 (疑惑地) 現在弄得我無所適從，不知相信誰的話好？天民，你都說了嗎？一點都沒有忘記嗎？

洪 忘記？

張 你說 沒看見對方是什麼人，不是故意謀害，爲了自衛才開槍的，對嗎？

洪 對……對的。

張 (板起面孔) 有人說，你不是一個人，在花園裏，你還有許多助手！

洪 就是我一個人，我的祕密亞男全知道，你不信問她好了。

張 你的助手……人看見了。

洪 被誰看見啦？這真是冤枉！

張 不管誰，你說，你有多少助手！

洪 一個助手都沒有？要是有的話，我為什麼不告訴你！

張 （看天民身上藏的手槍）再說，你來找我為什麼要帶手槍？

洪 我帶手槍已經不是一天丁，不過，以前你不知道。那是因為日本人收買漢奸，常常暗殺抗戰同志！我是個……

張 （打斷）你不用說了，你騙我，你蓄意謀害了父親！現在還要說這些鬼話！

洪 你是什麼意思？我不懂！

張 （學天民說話）「你是什麼意思？我不懂！」你這樣說，就可以騙了我嗎？沒有那麼容易！你睜開眼睛瞧瞧，我是好騙的嗎？（顫慄）

洪 桂芳，桂芳，我不騙你，以後我再慢慢對你說吧！

張 說什麼？有什麼可說的？

洪 不，話很多。不過，我今天不能對你說，亞男也這樣勸我。……真的，那天危險極了，不是你父親死，就是我死！要是我死了，就沒有這許多麻煩了。

張 （不語，內心掙扎）

洪 （沉痛地）唉！你不該愛我！我犯了罪，殺死了你的父親！好，現在我的生命還在你手裏，（拿手槍給桂芳）這是我唯一的擔保，你拿去吧！

張（桂芳拿了手槍，向後退兩步，作欲擊狀）好，我要替父親報仇！

洪（束手閉眼）你來吧，拿我的命換一個大漢奸是值得的。

張（終於因為愛天民，不肯下手慢慢把手槍放在圓桌上，走到天民跟前，投向他懷裏）我相信你，因為我愛你！

洪（驚魂甫定，喜極欲狂）親愛的桂芳，你能相信我！現在我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了。

張（向右門走，高聲叫）亞男姐！亞男姐姐！

洪 你想作什麼？

張（回轉頭來）哦，天民，我叫她進來，看看她的成績！（又高叫）亞男姐姐，請你來！

吳（由右門與高采烈地上）你叫我嗎？

張（緊貼着天民，拉住他的手）是的，請你來看看：「這愛情的偉大！這偉大的愛情」啊！
（亞男見狀，轉身低頭沉思）
（幕徐落）

第三幕

同一天的晚上，月光皎潔，銀河在天，花園裏乳白色的光照耀着花草樹木，幽雅，冷淡。開幕的時候，吳亞男坐在沙發上看報，一張報紙翻來覆去，不知怎樣是好！厭煩的心使她看不下去。忽然站起來向左門窺探，自語：『噢，爲什麼還不回來？時候已經不早了！』繼又走進窗口，向花園裏眺望，月亮，銀河，花草，樹木，使她百感交集；又回憶那晚洪大民殺害她乾爹的情景，更加煩惱！終於回到長沙發上叫高貴。

吳 高貴！高貴！（高聲）高貴！

高 （上）吳小姐，您叫我嗎？

吳 你到那兒去的？叫了這麼半天，你怎麼聽不見！

高 我在供奉老爺，家裏小姐吩咐的，叫我早晚供奉一次。今天因爲上街有事，回來晚了，所以到這時候才供奉。吳小姐，我站在老爺的遺像前面，看見牠那個樣子又和氣，又威武；在世的時候，待人也是很好的，怎樣會被人殺死呢？當時我看呆了，所以吳小姐叫我的頭兩聲就沒有聽見。

吳 老爺爲什麼被人殺死，跟你講了你也不會明白。

高 吳小姐，聽說老爺暗裏私通外國，被人知道了。所以就有人來暗殺他！私通外國就是漢奸，這都是真的嗎？

吳 這些話你聽誰說的？

高 外邊人都這樣說。難怪自從老爺死了以後，那些不三不四的東西就不來了？

吳 你少說這些話，回頭給家裏小姐知道了，又要罵人！噢，家裏小姐那兒去啦？怎麼到現在還不回來呢！

高 不知道，吳小姐。

吳 她什麼時候出去的？

高 聽見服侍她的下人說，剛吃了晚飯出去了。許是看楊局長去了？您想這個案子一天不破，她的心就一天不安！老爺就是這麼一個女兒，太太死了，老爺不娶填房，完全是爲的小姐。現在他老人家死了，小姐也真夠傷心了，并且死得那麼慘！

吳 （沉思）你曉得兇手抓住了沒有？是怎麼樣一個人呢？

高 聽說抓住了一個嫌疑犯，年紀很青，像貌很好，不像是個壞人。

吳 這是誰告訴你的？

高 我不是個表哥在警察局裏當警察嗎？剛才在街上碰到他，是他對我說的。并且這個嫌疑犯還是他抓到的呢。

吳 他抓到的？他告訴你的那嫌疑犯叫什麼名字麼？

高 我沒有問。

吳 去你的吧！

高 是，吳小姐，沒有事啦？

高 哦，你去看看小姐回來沒有？

高 是。

（高貴剛下，吳亞男拿着報紙向右門邊走邊看，張桂芳即匆匆上，氣喘喘地，見着亞男就生氣！亞男看了一眼，轉頭不語。高貴復上）

高 吳小姐，家裏小姐回來啦，（倒茶給桂芳和亞男）小姐，你有什麼吩咐？

張 （掛好大衣）沒有，你先出去，我有話要跟吳小姐一個人說。

高 是，小姐。（下）

張 （走近亞男將報紙拿過來，丟在一邊。）亞男姐，今天早上，你說的話真叫我莫明奇妙。不過，關於你憑空捏造，無中生有的故事，我還沒有跟天民提起，要是把你的話和他的話，比較一下，真是可笑極了。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，請你告訴我，你爲什麼造那麼許多的謊話？或者你有你的理由，也未可知，那麼請你說出來吧！

吳 我說的都是實話！

張 算了吧，別裝腔作勢啦！你就是再裝得天真一點，也騙不了我。天民告訴我的實話，我也用不着假給你聽，因為你自己明白。（音問）我問你，你究竟爲什麼說那麼許多毫無根據的謊話？

吳 謊話？沒的事，也許有一兩處小地方，我說的不十分正確。那天晚上，月光模糊，看不清楚，誰又不是神仙眼，看得那麼準，可是我至少相信，我所說的都是實在的。

張 你對楊伯伯講的什麼？

吳 跟講給你的一樣。不過我沒有點名道姓地提起洪天民的名字。

張 這樣看來，你是有意在天民和我之間，播弄是非，叫我倆互相猜忌，互相仇恨。故意做個圈套來試探我們的愛情嗎？老實對你說，那大可不必！若是爲了報復，那又報復誰呢？

吳 我明白，你爲什麼不肯相信我，而相信他，你完全丟開理智，感情用事。你愛天民，天民愛你，你們爲了情愛，什麼都不管了。（音問）我問你，我跟天民兩個人，對於這個案子，誰說謊話的可能比較多？

張 （生氣）亞男姐，我們相處很久，你該認識我！你知道我的脾氣很壞，性情很急；你對我撒謊，我忍着不跟你鬧，若是你堅持你的意見，欺騙我到底，以爲我好說話，那你就錯了！你我都是女人，你明知道天民的話不假，你爲什麼要說是……你居心何在？（氣得說不出話來）你，你簡直……

吳 「居心何在？」

張 (更氣) 不錯，居心何在？我明白的告訴你，你若是一味地保持你現在的態度，你不該住在這兒！事實上也不能住在這兒！一個叫你懷恨的人，一個你認為犯了罪的人，天天和他見面，和他生活在一起，那當然是不成的。

吳 你的意見是說，倘使我不依着你，不去講你要我說的瞎話，你就驅逐我，對嗎？哼！好得很！本來我早就想走了，早就預備離開這兒，去從軍抗戰建國的軍營。只因為父親被炸死，家鄉淪陷以後，受的刺激太深，神經衰弱的很利害；同時，天民也要我留在這兒。

張 亞男姐，我看你不必做夢啦！天民留你做什麼？你以為他還愛你嗎？

吳 我不像你，只知道戀愛，把一切都忘了！在抗戰的今天，我們應該愛我們的情人；但是，更應該愛我們的國家！天民不讓我走，當然是為了抗戰，為了這個暗殺案子！

張 (激動地) 你瘋了！你為什麼說出這樣的話來！

吳 我沒有瘋。我做一件事就當一件事，天民也不是懦弱的男人，這些話你問他就知道了。既然說實話的代價是這樣，那麼我明天就搬走，並且說實話到底。(坐下)

張 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吳 楊伯伯今天晚上不是還來嗎？

張 我剛才到警察局裏去，沒有見到；後來又到他公館裏，也不在家。楊伯母說他今天晚上

定來，並且把抓住的那個嫌疑犯也帶來。

吳 那好極了。

張 你想怎麼樣？

吳 來了，（冷笑）哈哈，我就叫楊伯伯把那個嫌疑犯放了，然後告訴他一句話。在我未離開你們兩位情人之前，我就把那個兇手的姓名告訴他，只要三個字就行啦！

張 （懇求他）你不能說，你不能說，好姐姐！

吳 你可以饒恕兇手，我倒不能。

張 亞男姐，你要有點人心，決不能這樣說！

吳 誰沒有人心？沒有人心的是你！你父親的仇不想報。你讓兇手逍遙法外！你發的誓那兒去啦？昨天晚上你親口說的話，現在你就忘了嗎？他殺你父親，雖不完全像我所講的……

張 （打斷她）慢着，現在你也承認，你所講的不完全是實話啦！

吳 不跟你用字眼。天民殺死你的父親，是毫無問題的事，他自己不是也承認了麼？你做女兒的不願意給父親報仇，我做乾女兒的倒樂意替乾爹報仇！我不能放棄公道，叫正兇手逃走，將來讓另外一個無辜的人受罪。

張 不成，你不能這樣。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你就不能這樣做！

吳 喂！我很想知道知道，你有什麼方法可以阻止我？

張 (怒極，破口大罵) 你這瘋子，你這妖怪，你這殺人不眨眼的魔鬼！

吳 你罵我？你罵好嘍！

張 我瞎了眼睛，看錯了人，我以為你愛我，誰知你這樣的恨我！在患難中把你接來，幫助你，優待你，不但穿衣吃飯供給你，就是珍珠首飾也分給你，完全把你當親姊妹看待。你說，我有那一件事情得罪你，使你恩將仇報？

吳 (苦笑) 我先問你，天民跟你怎樣認識的？誰給你們介紹的？誰從我的手裏把他搶去的，你明明知道我愛他，我的心在熱戀着他，你！你不顧一切地把他勾引到手！

張 勾引？請你不要用這名詞好不好？戀愛是雙方的，天民愛我，我愛天民……

吳 現在你板起面孔，講「仁慈」，講「優待」！如果這就是「仁慈」？這就是「優待」，那麼，我現在也同樣地仁慈你，優待你！我也把他從你的手上搶了走，從你的心裏奪回來；我要他死給你看！（大怒）

張 (無可奈何，轉變態度) 亞男姐，請你消消氣，請你回想一下，天民跟我說過好幾次，你們是普通朋友，他從前不愛你，以後更不會愛你。并且，你不是也對我說過嗎？你也並不愛他呀！

吳 我愛不愛他，你怎麼知道呢。

張 你說。有時候，你覺得很愛他；後來仔細地考慮，你又覺得不能愛他。還說，天民跟我才

是一對情人呢！難道這些話你都忘記了嗎？

吳 沒有忘記。

張 那不就完了。并且，你會跟我開玩笑地說：「西湖邊上有個月下老人祠，祠裏有副對聯，上聯是「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」，下聯是「是前生造定事莫錯過姻緣」。這副對聯正是爲你們倆寫的！」若不是你把他讓給我，我決不會接受他的愛的。

吳 哼！我讓的？愛是可以讓的，我倒是第一次聽到。現在他既然受了你的勾引，疏遠了我，難道我還要跪下來向他求婚嗎？笑話，我們女人應該有女人的尊嚴！你從他心裏剷除了我的愛，這種懷恨，我悶在心理很久了，現在不能不說！

張 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人！

吳 自然嘍，你又聰明，又漂亮，再加上你父親的財勢，誰都會受迷惑的。天民雖然是個有思想，有志氣的青年，可是也不能例外！

張 你看錯了，這話不像你說的。

吳 （感傷地）至於我，我有什麼？除了在你的憐憫之下，你所願意給我的以外，什麼也沒有。家鄉淪陷了；父親炸死了；兄弟姊妹不見了；所有的，祇是一顆抗戰的心和天民純潔的愛。現在，這顆抗戰的心被摧毀了，天民純潔的愛被搶劫了；本來，我想等身體恢復了健康，再和天民一同去工作，一面完成我們抗戰的任務；一面促進我們戀愛的成功。

張 參加抗戰建國的工作。我早有這個計劃。在工廠中戀愛，我也懂得。

吳 噫！（痛苦地）那不過是個夢。這些日子給我的苦楚受夠了，暗地裏總是流淚，也許在你看來，好像我沒有什麼痛苦。可是你忘了，閉着眼睛的人，不一定都在那兒睡覺；嘴上不講話的人，不一定心裏就糊塗。（仇恨地）現在給我這個好機會，讓我也出一口氣！我要緊緊地抓住牠，充分地利用牠；打破你們的鴛鴦夢，如同你打破我的一樣。

張 你真狠得可怕！（外面警報呼呼地響）狠得比日本飛機還可怕！

吳 （不顧一切地）可怕！可怕的還在後邊呢！

張 （走到窗口聽，慢慢轉身，自語）白天炸了，晚上該不會再來了吧。

吳 我承認我狠，我承認我能恨愛！與恨本來是連着的。能恨的人才配談愛！你那種幼稚的愛，淺薄的愛，那兒會了解我的！恨我的愛可以用我的恨來測量的，你懂嗎？再說，天民要是跟你結合以後，他會變的。

張 （沉思）好，你要犧牲我，我明白啦。我把我的切貢獻給你，聽憑你擺布，可是天民，你也這樣地恨他嗎？

吳 我恨的就是他，他不應該愛你，因為我愛的也是他！你以為我會爲了你嗎？嘿嘿，我真不怕費事呢？

張 （想不通）我不明白，你既然愛他，爲什麼又這樣地恨他呢？

吳 那很簡單，一個愛人要是變了心，我要恨他一辈子，我寧可叫他死，也不容他投到別人的懷裏！更不容他投到你的懷裏。我要他的命，沒有人敢說我一句「不是」。

張 你像餓瘋了的母猴一樣，這樣的心狠！

吳 我不像你，爲了得着一個情人，就饒了殺死父親的兇手。（倒咬一口）時，他被你父親，說不定出於你的指使，受了你的委托，你的父親不是反對你們戀愛嗎？把他殺了，你們就可以自由啦。

張 哦，亞男姐，你這樣說我受不了！天吶！（哭）

吳 （自己也感覺得太冤枉桂芳）你有沒有這種心。我當然不知道，也許不致於……也許……（張桂芳伏在沙發上哭泣，吳亞男仍有怒色，高貴匆匆上，看見這樣的情形，停在左門口，不敢作聲，繼走到亞男跟前。）

吳 你來做什麼？

高 楊局長剛才派人送來的口信，說暗殺老爺的兇手被抓住了。（張桂芳大驚，站起）犯人雖然不肯招，可是局長已有七八層把握。又說十點鐘以前，他親自將犯人押來，請吳小姐認一認，只要吳小姐說句「是」字，明天就拉去槍斃！

張 可怕極了！

高 這有什麼可怕呢，這種人根本就不該死！他膽也太大了。這敢殺死我們的老爺！

吳 另外還說什麼？

高 說犯人的名字叫洪天民！

張 洪天民？（驚懼地把自己沉在長沙發上）

吳 洪天民？（亦大驚）

高 （看見她們驚恐得奇怪，不禁好笑）小姐，您別怕！您大概以為常來找小姐的那位洪先生了吧！不是的。小姐！

張 （站起）你怎麼知道？

高 他剛說出犯人的名字，我就說：『你別糊說，洪先生是我們小姐的朋友，怎麼會殺死我們的老爺呢？』他說：『天下同名同姓的多得很，不一定是他呀！』

張 不一定是他？

吳 好極了，你去吧！

高 楊局長請吳小姐不要出去，回頭他……

吳 你去告訴來人，我在這兒等他！

高 是（下）

吳 我怕沒有這樣巧的巧事吧！會另外有個洪天民？哈哈！（看錶）現在時候已經不早。快九點三刻了，我要上樓去換件衣服。

張（搶上前，攔住亞男於石門口，哀求地）亞男姐，我向你陪罪，我懇求你，求你原諒我！都是我的錯！我自私自利，我瞎了眼睛，看不出你內心的痛苦！我從來沒有想到你還在愛着他，你比我大幾歲，你是姐姐，你是我的保護人，你應該可憐我，饒恕我，也應該可憐他，饒恕他。你說你恨他，不會的。我們恨我們所愛的人，這是錯誤的！你忘了你是愛過他的。你不能這樣地斷送他的生命……

吳 你何必這樣謙恭？對我還用得着求嗎？剛才是你不是罵我？還要驅逐我嗎？（轉身走向長沙發前）一個人在得意的時候，不要驕傲；失意的時候，也用不着頹喪。今天早上，你抱着天民，揚眉吐氣地對我說：（作桂芳擁抱天民姿態，并學他語調）『亞男姐，我賊你來看看——這愛情的偉大，這偉大的愛情——啊！』

張 我今天早上，我不該那樣說，請你忘了牠吧！

吳 今天早上的話忘了牠？哼！今天晚上你又得意地說：『這樣看來，你是有意在天民和我之間播弄是非……你居心何在呢？』現在你那種目空一切的神氣，那兒去啦？回頭楊伯伯來了，你叫我撒謊，不讓我認出天民，是不是，你別忘了，他與你有不共戴天之仇啊！（欲上樓）

張（拉住亞男）在槍口上你還用勁兒地咬！亞男姐，我再請你想一想，天民跟我不會像從前一樣，我和他的幸福，早就完了。他的生命操在你的手上，只有你可以救他。亞男姐，他是

你的，你們相愛吧，你們結婚吧！我就你們快樂，從此我不再見你們，我要遠遠地離開你們。

吳 你真聰敏，你把我當傻子是不是？告訴你，我不傻，楊伯伯來了，他指着天民問我：『是他嗎？』我說：『不是，不是』等危機一過，你倆又在一塊兒了！哥哥妹妹地過着甜蜜的生活，那時候我只有看着眼紅！刀柄到了你們手上，還有我的什麼？現在刀柄在我的手裏？我不放，告訴你，我死也不放！

張（沉吟）好說歹說，你都不聽。那麼楊伯伯來了。你一定要認他啦！

吳 噫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我非說實話不可！

張 你一定要說你捏造的實話！好得很！那麼我請你瞧瞧我的眼睛，看裏面有什麼東西？楊伯伯來了，你如果敢……噢，我也用不着說了，你明白的。

吳 你別嚇我！我也請你瞧瞧我的眼睛，看裏面有什麼東西？（二人互視，良久，如相關之二雄雞）現在我沒有工夫跟你實話，貴客臨門，我們要去換一件衣服。（下）

（吳亞男由右門下，張桂芳的眼淚一顆顆地滾在腮上，失望地看着亞男的背影，終於嚶嚶地撲在門框上哭起來。忽然擦乾眼淚，走近方桌，從抽屜裏拿出一枝小手槍，實彈後又放在桌上，低頭沉思。）

（高貴偷偷地由左門進來，看見小娟一個人站在方桌前，心裏想，她一定和吳小姐鬧過架

了。乃低聲地叫小姐。）

高 小姐！小姐！小姐！（一聲高似一聲）

張 （抬起頭來）你來幹什麼？

高 楊局長來了！

張 （急轉身）什麼？楊局長來啦？

高 噯！小姐，楊局長帶來了兩個警察，押了一個犯人，那個犯人就是……（見楊局長上，立
停）

楊 （狂喜地）哈哈，桂芳，這回準把兇手拿到了，你接到我的好消息了……？（坐在長沙發
上）

張 （沒精打彩地）接到的，楊伯伯！（對高）沒有事站在這兒幹什麼？出去！（高下）

楊 （詫異）不高興嗎？

張 （神魂不定）高興……楊伯伯，恐怕不一定吧？也許不是他？……

楊 「不是他」？「不一定」？亞男看過了，是不是他就一定啦！亞男呢？不在家麼？

張 在家。

楊 她不知道我要來嗎？爲什麼不在這兒等我？

張 她知道你們要來，上樓去換衣服了。

楊（不知想到那兒去了）哈哈，女人到底是女人，換衣服，一定不是爲我！哈哈，見一個犯人也換衣服！哈哈……你看我破案不算慢吧？

張 不慢。

楊 噯，你爲什麼這樣沒精打彩的。我以爲你見了我，會像小狼似地跳起來，（從沙發上也跳起來）高聲地叫着「中國的福爾摩斯！」「中國的福爾摩斯！」哈哈，真的，我算運氣好。那天夜裏，在花園外面看見兇手的人，給我找着了，所以這案子就迎刃而解了。現在全聽亞男一句話，只要她說聲「是的」，明天就槍斃！

張 他在那兒？

楊 誰？

張 嫌疑犯！

楊 怕不是嫌疑犯吧，他就在外邊，有兩個警察看着他呢！他的年齡還青，生得倒儀表堂堂的。

張（忽然想起要和天民先談一談）楊伯伯，我想先去看看他，可不可以。

楊 可以，可以之至，哈，你先去看看，或者叫他就進來。都行。他老實得很，不會不規矩的。

張 好！我去看看他。

（張桂芳急下，楊局長微笑地看看她從左門出去。順手拿了一枝煙，點燃，深深地吸了一

口，慢慢的吐了出來。向石門看，不見亞男出來，索性半轉身不看。吳亞男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，臉上也似乎塗過胭脂，抹過粉，悄悄地从石門出。先站在門前，將室內掃了一眼，然後注視楊局長，慢步前來。

吳 哦，楊伯伯，您早來啦！

楊 早來嘍！

吳 哦，對不起，叫您久等啦！

楊（細看亞男週身，亞男亦隨着楊局長的目光回頭）亞男，你這件衣裳好漂亮啊！（外面警報再起）哦，這時居然有緊急警報。（急走到窗口，注意聽，亞男亦跟上），奇怪，難道白天炸了不算數，晚上還要再來嗎？亞男這兒有防空壕沒有？（現慌張模樣）

吳（不動神色）有，在灶廳那邊有個地下室。我想不要緊吧！楊伯伯！我們在前方工作的時候，常常聽不見警報，飛機就到頭上來了。

楊 我并不害怕，我是怕萬一敵機來了，要叫他們把犯人安置一下，辦理公事不能有一點錯誤的！

吳（且說且向前走）日本強盜無晝無夜的屠殺我們的同胞，偏偏還有喪盡天良的中國人，去當漢奸！現在敵人還沒有來，據說地方上已有維持會的組織了！楊伯伯，是真的嗎？

楊 關於這個問題，目前正在調查中。聽說桂芳的父親也是其中的一個！不過，這究竟是少

數，還不能發生什麼力量。

吳 那麼，是不是就隨他們去呢？

楊 那怎麼能夠！一旦查出來，不管是誰，都得槍斃！漢奸的生命還會長久麼？

吳 照這樣說，殺死漢奸，一定沒有罪囉？

楊 （打斷她）不，也要看案情如何？（外面遠遠地有飛機聲）你聽，飛機來嘍！我得去看看

那個犯人；你也到地下室去躲一躲！

吳 楊伯伯，你先去吧！

（楊局長下，室內電燈熄滅，室外有轟炸聲，吳亞男向窗口看，機聲漸近，旋轉回點洋燭放在桌上，忽然一個大炸彈聲響！亞男恐懼，自語。）

吳 好，炸吧！我已準備死了！（憶及父親慘死，復鎮定，機聲彈聲亦漸遠。）父親在世的時
候，曾對我說：『愛國家要超過愛自己。愛親友要勝於愛情人！』（機聲又漸近。大炸彈
聲一響）哦，天民我永遠愛你，爲了國家民族我不能叫你死！（接着大炸彈聲兩響）桂芳，
我可以原諒你，祇要你跟天民去努力抗戰建國的工作，我願意犧牲我的愛！（飛機聲更響，
炸彈聲更響）

吳 （稍停，悄悄地，咬牙切齒地）可恨的日本飛機，炸死父親的日本飛機！哦。父親，可憐
的父親！我們的家就這樣完了！你老人家被炸死，兄弟姊妹沒有下落！我一定要報仇，只要

把日本強盜趕走，要我死都是情願！

（瘋狂一般地跑向花園，機噐漸遠，彈聲漸疏。冷場片刻，楊局長才上。）

楊 （從門外喊來）亞男！亞男！（走進四顧無人）咳！這孩子到那兒去啦？敵機還沒有走呢！

（走近窗口向花園裏看。機噐漸漸消逝。轉身，邊走邊說。）今天總算運氣，這間屋子沒有炸燬了不然的話，就要誤了公事啦！

張 （帶天民上）我帶他進來了！楊伯伯！

楊 好的！你不帶他進來，我也無叫他來的，剛才亞男下樓來過。

張 她來過？現在上那兒去啦？

楊 我沒有看見她到地下室去，心裏就不放心。所以趕緊跑來看看，誰知也不在這兒，會不會跑到花園外邊去呢？這幾天我看他的神經也有點失常，桂芳，你該勸她小心點兒，好好的保養身體才對！

張 她這幾天發神經病！

楊 這也難怪！你父親的死，不但你心痛，把她難也過極啦！

張 （不知怎麼說才好，看天民，天民轉頭不敢看她；再看楊局長，楊局長看她不安的神色，注視她，終於說不出半句話來。忽然警報解除，才找出一句話）楊伯伯，解除警報了。（室內電燈復明）

楊（注意聽後，感慨地）唉！今天晚上，又不知道炸死多少人？炸燬多少房屋呢？日本強盜真是可恨，漢奸走狗更加可殺！哦，怎麼儘談這個！（向天氏）來！向前來幾步！（對桂芳）不認識他吧？

張 不，沒有見過。

楊 現在你和她見了面，作何感想？你知道她是誰？

洪（搖頭）不知道！

楊（利害地）不知道，我要你知道！她就是你殺死的那個人的女兒！

洪（看張一眼，張作手勢，天氏低頭不語）

楊（欺騙地）假如你肯的話，你還有幾分能力，可以減輕你的罪名。就是，你肯自動地招出來，她的父親是你殺的！那麼，我可以幫你的忙，保留你一條生命，若是現在不肯，回頭見證人吳小如來了，你想自招就來不及了。

張（作手勢）

洪 你的見證人是靠不住的。我沒有殺人，怎麼能承認呢？

楊 她是靠得住的！她說她看得清清楚楚！在許多人當中，也認得出來！（對桂芳）亞男的眼力很好，記心很強，不是嗎？桂芳！

張（向花園外邊看，有心沒腸地）什麼？

楊 你怎麼心不在焉？我是說……哦，那沒有關係，亞男一會兒就回來的，警報解除了，他還
在外面幹什麼？

（花園裏遙遙的吹來亞男的歌聲，這種悲壯的聲音，感動了楊局長和張桂芳，他們都站在窗
口靜聽。洪天民刺激更深，內心掙扎，想說話又壓制住！

歌詞是：（附註：如演員不善唱歌，可免。）

瘋狂的日本強盜，

強佔我們的縣城！

父親被炸死，

兄弟姊妹不見人！

過去的恩怨休再提，

抗戰建國是今天的責任！

只有大家團結一致，

才能夠報仇雪恨！

我愛我的國家民族，

也愛我的青春；

如果兩者不能兼顧，

我情願把我的生命犧牲！

吳（一面唱，一面上）「我愛我的國家民族，也愛我的青春；兩者不能兼顧，我情願把我的生命犧牲！」

楊（見亞男從花園裏來，心裏非常歡喜！對桂芳）她來啦！這個案子，馬上就水落石出了。（說完，走近沙發坐下點烟）

張（見亞男上，走到方桌前面，拿起小手槍）亞男如，我最後問你……

吳（看見桂芳拿起手槍，假作鎮定而愉快地說）桂芳，你把手槍拿出了幹什麼？（接過手槍）這裏邊有子彈嗎？

楊（掉頭後顧，放下烟）亞男，快把手槍放下來，誰傢伙不是玩兒的！

吳（忽然覺醒）哦，楊伯伯，我倒忘了您在這兒啦！您帶來的人呢？

楊（站起指天民）就是他！你仔細看看！（桂芳用目光乞憐，向亞男作手勢）是他嗎！

吳他嗎？（假作細看姿態）

楊唔！他——是不是？

吳（搖頭）不是！不是！我從來沒有見過他！（楊局長失望，張桂芳大喜，洪天民低頭）

楊（在失望之餘，企圖作最後的希望）不，你再看一看！你再想一想！

吳 這位先生比那個兇手高得多，也漂亮得多。請楊伯伯快放人家回去吧！

楊（大失所望，無可奈何地沉思良久）那只好先放他回去！（向天民）你可以走啦！不過，

你要注意，等我找到了新證據，還得捉你到案……做賊心虛，你們看他那種不安的神氣；

張（愉快地跑到楊局長跟前）楊伯伯，這事情太可怕了！也難怪人家……

吳（向天民）你這神氣，真令人可笑！哈哈！（狂笑後，又悲壯地唱）「瘋狂的日本強盜，

強佔我們的縣城，父親被炸死，兄弟姊妹不見人！」（拿起手槍，唱向花園。）「過去的恩怨

休再提，抗戰建國是今天的責任！只有大家團結一致，才能夠報仇雪恨！我愛我的國家民

族，也愛我的青春，如果兩者不能兼顧，我情願把我的生命犧牲！」（楊局長莫明其妙，張

桂芳知道其中原因，恐怕亞男要發生不幸的事情，所以憂慮起來了。他們面面相視良久。）

楊 桂芳，你去看看，她這兩天的確有點神經失常，別弄出什麼亂子來！

（花園內歌聲愈唱愈悲壯，桂芳連呼亞男姐，匆匆下。忽然碰的一聲）

楊（驚）那兒來的槍聲？（向天民）你別動！這其中一定有原因！！（匆匆走到花園門口，

又回頭）你就是想逃也逃不了，外邊有警察守住呢！

楊（亞男傷頭部；楊局長和張桂芳扶她上，輕輕地放在沙發上）桂芳，我看他的傷不重！你

看着她，我去打電話找醫生！（從左門出，走到天民面前，狠狠地楞了一眼，匆下）

洪 (忘其所以的) 亞男！亞男！

張 (至右門拿紗布棉花及一盆水)

吳 天民！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，你趕快和桂芳離開這兒，去努力抗戰建國的工作，你們要和漢奸奮鬥到底，你們要替我的父親報仇！你們要替四萬萬同胞復仇！你答應我嗎？

洪 亞男！(點頭) 我答應你！

吳 (張上，替吳巴紮傷處) 桂芳，你也答應我一句話，以後天民就是說出真話來，你也不要恨他，因為這不是私人的仇恨。天民殺的不是我的乾爹，也不是你的父親，而是勾結敵人的漢奸，以後你會知道的。你要聽天民的話，勇敢地跟他走吧。

張 亞男姐！我答應你，你別再說話了，楊伯伯說你的傷不重，醫生就會來的，我們一定把你醫治好了！一齊離開這兒。

吳 你們不必管我！希望你們自己珍重！(痛苦地說) 楊伯伯呢？我要跟他說話！

張 (推天民走開，天民聽她的話忙走到右門前，自己走到左門前，喊) 楊伯伯！亞男姐請你來！

楊 (上) 什麼事啊？

吳 楊伯伯，你用不着再找新證據了，(指天民) 也不必再提這位先生到案了！殺死乾爹的是我！(一字一字地吐出)

楊 (驚) 是你？

吳 唔；我！我殺死了一個大漢奸！(更清楚，更有力)

楊 亞男，你說什麼？(對桂芳) 我怕她是說胡話了吧？

吳 不，是真的(聲音低沉，一手按傷處，痛苦地叫) 啊育！啊育！

楊 亞男，你怎麼啦？

張 (蹲下) 亞男姐！亞男姐！(哭泣，天民也幾乎流出眼淚來)

高 (上) 小姐，醫生來了！

洪 (情不自禁地) 醫生來了！

張 (站起) 哦，醫生來了，快請他進來！

(高貴下場，亞男痛苦呻吟，張桂芳，洪天民，楊局長齊向左門看，抱着最大的熱忱，迎接醫生的來臨)

幕徐落(全劇完)

第一次上演職演員名單如次：

劇中人

張桂芳

吳亞男

洪天民

楊德泰

高貴

扮演者

董瑤瑜

蕭胡雲

高凡靈

潘劍虹

姜明生

伍丁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重慶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上海初版

(*81414滬報紙)

水落石出一册

The Cloud That Lifted

定價國幣壹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原著者 Maurice Maeterlinck
編譯者 王石城

發行人 李宣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地

版 翻 有 究
權 印 所 必

